

集部

筠軒集卷十

元 唐元 撰

記

周彦明繼善堂記

出城二里而近曰南宫里先輩周先生元仁居之先生明麟經學身幹脩整音吐洪暢余生晚與先生同肄郡庠因得互借文字甚相好也後四十年始識其曾孫原

誠彦明時番克用朱君創詩會因造其廬焉署其門閭種竹數萬箇環拱几席大稱先人隱居之勝酒罷賓退彦明有請于七十八叟唐元曰吾祖敝陋數椽經二百祺不庇風雨嘗侍家尊撤而新之今祀先有室讌賓姻有堂寒燠有寢棲典籍有庋吾父以繼善扁其楣願丐先生一言夫繼善雖本易系然繼志述事於子道尤切大抵涵養本源莫大於讀書大父麟經故藏尚無恙生其讀之矣聖人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生其深究之其

可以自已乎昔嘗互借文字猶記有浩然王維審言三大家詩生其讀之矣盛唐風氣醇厚無纖巧萎薾之陋生其玩索之其必有新得乎人生莫大於孝友出而投諸生有講誦之煩歸侍其親有溫凊之問叢篠未直者扶而正之菘韭已剗者行而補之清溪在前可釣可遊以為甘旨之助羣峯崒嵂可吟可嘯以適性情之真昔人有言為善最樂爾祖之嘉言善行尚有攷也以善為繼善不已多乎況生為後來之秀其於世學善廓之而

有餘地矣

董氏存誠堂記

董氏之先以良史直筆見於春秋以正義不謀利之說高視漢儒家傳丕緒有自來矣鄉大儒朱文公學繼濂洛前追洙泗當時門人高第散居四方惟淑重董先生當文公過家上塚為書數百言極論自脩之要治人之方我文公深加器賞想其鳴騶入谷賔友咸在欬唾珠玉散之草木發為幽香至今郁郁芬芬未已也四世孫

宗敬永懷前猷與保不墜迺作堂於綉水之上榜曰存誠志念深矣乾之九二釋彖曰閑邪存誠邪既閑誠斯存矣西銘言大人存誠心見帝則此作聖功用在後學涵養須用敬目君字宗敬於義甚協苟於事親從兄親師取友應事接物之際一以敬為吾心之主常思若祖謁見文公時進退有度唯諾必恭於是乎抽關啓鑰得閒至論昔之心法今之家法也由是進而存誠固其所也宗敬日玩編簡趨向端方益將大其家聲而無忘其

先人介鄉友余宗文來乞銘銘曰卓爾先哲篤生紫陽先哲伊何吾道之綱我出我車過家上塚英英學徒有來叔重寔與道契昌哉其言亦既寵嘉以貽後昆雲孫作室戩兢是競由敬達誠用宏先訓

醒心亭記

星源之嚴田古號山水之勝風氣蓄聚鍾為衣冠之區非易地比余二十餘一再過家上塚逦拜伯父直軒先生於堂上居有間經石山僧舍尋青羅石洞因謁江東

表兄江東有學而文吾樂與之談焉初未知醒心亭之所在也後五十年為至正乙酉秋七月表兄深谷翁書來曰吾兒某從族家購醒心故址今亦亭於其間亭在上田市心鼻祖所創不知所由始而朱文公父韋齋先生所為記尚如星月炯然地延袤若干中闢一大池歲蓄魚利以供賓養傍植花竹果木有足觀者吾弟號能文其為記之元謂醒心之旨非儒先何能知之世之人醉而醒夢而醒似喜豁然過一關矣然醒而復醉醒而

復夢膠擾紛雜何時而可已耶苟知吾心之常醒則不墮非僻日進高明亦曰持吾敬而已昔淵明愛臥醉石德裕愛臥醒酒石二公至竟沉酣於麴蘖之中未可定議元又聞歐公創亭於滁州泉水之涯亦名醒心吾鼻祖必有默契焉南豐曾氏為之説曰今同遊之賔客尚未知公之難遇後千百年有慕公之為人而不可得也元每讀至此有異代尊賢之嘆凡今年八十二清健如五六十人子孫環侍酒後耳熱想其意氣豪邁不减年

少時以是知兄之亦難遇也走也病足槃散雖欲一見
公而不可得又何論千百年之遠哉其所感發有甚於
歐公之在門者雲林蒼蒼南山在望祝兄之壽惟朝夕
惓惓耳吾家仲容力還故物上以悦親可謂有志者宜
得以書是為記

竹林讀書所記

竹林讀書所者潘子彛之所構也子彛幼從從父月菴
延師講授天姿警悟步趨應對異常兒從父甚愛之比長

而脩讀志不輟迺去祖居故廬若干步於萬竹中營一室焉深靚閑雅買書數百種庋而列之每於治生奉親之暇日事吟諷不以寒暑廢屢介仲氏信卿請為記余雖不識子爰重信卿之請得無言乎余謂嵇阮與諸賢為竹林遊唐李白孔巢父輩為竹溪之飲不過放浪形骸沉酣麯蘖耳樂廣所言名教内自有樂地舍讀書之外他無有也想其扶疎蕭瑟響振鸞鳳即吾音吐之宫商也霜凌雪厲獨立不懼即吾志操之堅貞也大者儼

立小者拱侍即吾閨門之孝友也縱横瑣細摸寫地文即吾辭藻之絢麗也又使吾視聽無非僻之干動靜有夾持之益古人謂一日不可無此君豈直為遊觀之適哉書吾嚴師也竹吾交友也師以問道友以輔德也此豈非月菴之昔所期待而余之所以三致意也生其力勉之余家武山下三十年來種竹盈門於子孫所好似有瓜葛江湖士大夫有繪為圖以見貽者頃自金陵懸車益自培植然為饑所驅而未遂杜門讀書之願因是

而有感焉第恨平生未見之書尚多吾豈甘衰老而自棄哉或有間而嘲笑者亦在所不荅可也是為記

徽州路重建行用鈔庫記

泉布之制其昉於中古乎夏商以前幣為三品太公設九府圜法周置外府而掌邦布泉泉有流行之義布有分布之義皆所以崇國本而厚民用也歷代小大輕重不侔惟漢五銖號合中制閱世變更而勢不能久子母相權然後楮幣興焉國朝郡設平準行用鈔庫官吏胥

徒各有其人京師歳給鈔本上下民數用以為等差乃命長官提挈綱領較其出入之多寡嚴其扃鐍禁其移貸日從民便若互市者焉夫以鏤銅為質丹墨其文託尺紙之書而行千金之貨良賈規利細民資出旦旦委命於營求而甚於水火手持籧探摩挲熨帖而不能保其勿壞於是又立仰故易新之法其於國計損之者寡於民計益之者多損之益之與時宜之是法之行葢有揜前代之所未有者盛哉盛哉至正二年壬午正月徽

民不戒于火延燒莞庫路達嚕噶齊某公用是憂懼起
謀作新廨諗于寮屬曰構室莫重於立基未有立基而
室不永固者舊址湫隘迫逼民廬今欲闢之延袤若干
而售民以書院地若庫若堂若門有嚴位置穹其垣墉
以為扞蔽役大而期不亟功就而民不勞俟之用心勤
矣掄昇邑丞張某以董其役父老來請記元謂宣上德
而重國資起宿弊而圖遠畧太守能事也百世之利其
在茲歟其在茲歟

徽州路重建譙樓記

徽為郡因山為城水自郭山來東走百里而匯於城下前導廳事累土石為臺而屋其上𠪚譙攸始事載郡乘北據乾而有金蓮之奇南面離而有紫陽之勝西挹兌而為黄羅靈山東引震而為花屏仙宅大江之南號為大州得非山水有絕特之異耶厥壤剛瘠梯耕寸耨經灘三百餘下抵淛江勢在半天上以故漕至蔑以容而歲以旱告民生其間亦艱矣至正二年壬午正月居民

弗戒延燒官寺庫藏而樓例災於是合寮佐以重建稽春秋隣國郵災之故而勤其事於屬邑休寧輸財庀工考示圖式咸曰老於近民通練庶務無如别駕李公之賢者今觀其柱石凝定以堅以固甍桷比密若翔若舞歷階斗折無登陟之勞列楣矢直無垂堂之懼民有子來之喜而俟無厭射之容心匠殫巧介石自規可謂有終始者自某月甲子始事至某月甲子卒工父老請於郡士唐元曰子其記之夫有宇宙以來則有此山川上

棟下宇制縣往昔寒暑迭禪興廢相乘使智無遺謀而勞不弛力此侯所以功成而事周者歟今夫霧露溟濛廓然光霽而登于茲者其思探幾測隱而公道有必伸者乎祁寒暑雨以游以衍而登于茲者其思挾纊重於溫言而省耕苦於塗淖者乎錄囚奏讞擇勝高爽而登于茲者其思簿責異情偽而寛宥之有道者乎豆觴使容相羊休沐其思品嘗雋永而何所自致者乎古之所謂循良吏而重民事者大類此大抵國有臺所以望氛

祲而察灾祥處臺榭所以即高明而舒眺望于以蠲凝
雪滯于以啓盖聰明注靈想於埃壒之外以為出政令
之本豈徒觀覽哉由是論之紀事銘庸申言歆動合工
箴之義誦以所聞其敢不恭侯名榮祖廣平肥鄉人今
為奉政大夫徽州路總管治中主休寧縣簿柴某實董
其役上無慢命下無違情宜得牽聯書之

山林讀書所記

延祐丁巳秋余與平叔鮑生同舟游錢塘周旋旅㢠者

彌月始得其為人大抵年妙而多聞盛氣不屈殆有志於學者也別去四年一日訪余郡庠且告之曰吾世居歙之鮑潭自吾之先以儒名于鄉居則粗有山林池圃以娛其生游則粗有杖屨釣弋之具以節其勞賓至則粗有魚稻蔬果酒醪以致其禮吾知繼述之為難而凛凛乎其恐墜也於是朝夕守詩書之業而不敢肆焉里之隱君子名吾室曰山林讀書之所願徵言於子子以為何如余曰凡物必得其所而後為安者物之情也是

故善游江湖者必擇其所於舟趨越而走燕者必擇其所於車有方體而不可易是其迹之所繫而安焉者雖他物有弗能奪也猿狖之所家樵牧之所犀此好紛華者之唾棄而有志于學者之所安也抑子之能擇以為進修之所豈非軒牕之淒潤而簷楹之開明耶嗚呼特其寓者耳吾之一心在理為太極在天為北辰大而彌綸天地之化而一言可盡曰誠推而為三千三百之儀其要惟在於持敬是以君子之所其無逸益以是而為

安之大者茍一為不善不能少忍於須臾則有操君子之名而去之者此為士之甚懼也今而知吾子之氣有不屈者足以亢其宗志益厲者足以進於學無昔人之懼有鄉人欲之之榮其可毋得於聖賢膏馥之所溉灌耶謹身節用率妻子以奉其親聯其兄弟豈止事夫章句詞藻之末而已哉雖然余猶將有以復于子者夫通都大邑萃天下之材意必有洽聞之士觀會通以行典禮固非滯一隅以為道者子其出而求之余也操觚執

槧居困而欲不失其所子其何以處我耶

艮軒記

轜星止車金柅亦止車衣袽止水囊沙亦止水凡物尚爾況於人乎是故言止無憂行止無辱飲知止則悟濡首之戒食知止則無吐茵之嫌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與功成名遂身退何翅相千萬也吾友君章朱君居城之東北隅踞山面市榜其軒曰艮葢勞形知止而恥於夜行者也君綿歷邑吏考滿居休孰不奮臂掀袂日期

君則吶吶然斂退不暇方洒掃丈室左圖右書種花蒔
竹為娛老計殆知止而逃夫憂辱者歟某遂告之曰腓
隨足動心與物移目因色奪耳逐音馳惟艮其背物各
有止匪背而艮止其大耳昔淵明休官歸栗里風致髙
甚平生好飲忽復止酒平日攜子姪遊遠曰步止蓽門
豈劉柴桑諸人所能伯仲者耶余與君總角交今皆為
六十人寓齋相去尺咫時復往還君不勝杯杓聊復一
中則可飲可遊毋乃益賢於淵明者耶君相視大笑請

次第其說為記

賓雲菴記

乾明誠齋程公營壽藏於問政之原即其東偏築屋數楹經卷藥爐具在槃桓於其間暇日告余且鼂之遊時濟南程生盖與之俱自東城抵候賢亭五里而近山光盤欝松篁掩冉已可人意又自候賢至原頭里許直前延矚超忽無際有黄山梯空煙雲吐吞長溪東走蜿蜒澄深殘曛微漏青紫溢野於是引清嘯躋層巒天風吹

衣令人有神遊八表之想顧謂程生曰今日之遊樂矣
遂造其居公作而言曰吾構室稍久未思所以名之子
寧無意於斯余爲題之曰賓雲夫雲水土輕清氣也獨
不見膚寸而起不崇朝而雨天下非覃物之功乎若烟
非烟郁郁紛紛非瑞世之應乎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
上賓又非學道之志願乎公曰唯請以是名雖然余聞
方外之士吹呴呼吸吐故納新金丹既成白日飛昇古
今謬悠誤世甚矣公學老于法爲黄冠師迺不泥其師

說若有究夫人道終始而顛計埋骨之所焉可謂不惑也已是宜書公名應誠自號誠齋嘗道録吾郡宣授提點乾明觀事克承先業興脩有功具見觀誌

西南隅新建土地祠記

按后土為顓頊氏之子孫官民得以通祀者豈非嘗治水土而有功於民者歟今之里巷各立土地祠至若家自為祀事之彌謹不啻如所親然考諸禮經或為中霤之神儒先又謂即古之社稷如是則有功於世官民通祀

為宜西南隅富山之麓昭慶院之前井亭土地有祠歷年最深元貞乙未罹燬既而里人解德創樓張炬為忠烈汪王慶生樓之稍東繪像立祠故基狹陋弗稱神居至治初元鄉之長者汪浩與其猶子某議遷今址於是募衆鳩庸式新厥宇復得塑工自西江來執藝惟良衣冠襜如衛從嚴竦靈光動盪觀者稱異夫神依人而行人所自為而神寔鑒之里俗仁厚則福以類應毋謟毋怠事神之道備矣謂予不信請質之后土氏是為記

興道觀張公捨田奉先記

三代而上教出於聖人故生事祭葬為人子者得以盡其心三代而下教或移於二氏乃有離形獨立而天倫之愛有不得而完者矣然其徒以傳法為父子兄弟則長幼後先初不可紊其固於聖人之仁而不自覺者歟異時親者疏疏者親其所謂霜露凄其之感事亡如存之誠往往又以清虛障礙之說自勝馬醫夏畦之子猶冀子孫上邱墓具人心者得無少儆之乎哉明善張公

應元系出於儒早領玄教造遊京師被旨授興道觀提點以歸益用慮材繕治中外整飭遂捐已貲買田若干畝入本觀供贍仙梵修又斥其餘二十五畝有奇助玄妙道衆半歳午膳于以祠事其先人願與玆山相為久長焄蒿悽愴若接於心目其亦知儒者禮經大意天倫之愛庶幾少完焉後人見其祠而思其賢視公之祖父不啻如已所自出則晨香夕燈歳時祭享毋以世遠而遂亡其初則今日之捨田建祠者非無所為而然也住

持知觀事洪君天禧欲俾來者知作之所由始徵言于余不敢以固陋辭顧將有以告于其徒者嗟夫父師罔極之恩疇得而忘觀明善公之為可無憾矣然食其土之毛而身得脫於公上之役若知其所事耶是宜相與守淡泊去健羨期進於師之道焉公之意亦在是故余得併發之書以為記

提調海運府什物記

航海以漕朝廷重寄也故剏行省大臣以綱維之然宿

留再時凡供張之具率需諸坊隅叅知政事呼圖克哈雅公不忍困民於是命通守劉某等謀之某遂捐俸以倡創什器若干事仍慮主者移易乾没俾勒石示久遠夫器用小物爾公尚興惻怛則忠盡事國惠行列郡者從可知矣

滕坑族姪壁間小記

乙亥歲元侍先母程氏避亂山中後五十四年當天歷己巳夏五頃自吴門歸携耆齐二稚重遊世故紛紜霜

露交感夜臥小閣凋瞀淙淙常如風雨驟至邂逅佳景
塵襟脫然審樂土之餘音享屠門之殘啖雖晚何恨青
山白雲當賞斯言

紫陽書院增置學田記

學校之設舊矣其教焉養焉皆三代遺法也文備成周
菁莪樂育洋洋德意為士何修而幸逢斯辰風教陵夷
羣居弗養趨為游說揣摩捭闔迷本失真嗚呼斯文在
穹壤曷可一日廢哉歷炎劉而瀛而奎漸追古典至慶

歷則天下郡縣皆有學有田禮義浸灌河嶽發祥而七大儒繼生盡啓羣聖關鑰幾復三代之懿我文公先生其一人焉異時與門人高弟陟降星墟卜居未果神遊故都山川草木尚有餘耀今書院曰紫陽從先正志也始創於城南隅則韓侯補魏侯克愚為之也再遷南阜則山長張公炳為之也百年舊制輪奂翬飛廩稍未充延佇方來後至元三年郡守嘉議公浩善慨然自任命天台楊某直學吳國英節縮浮費為市田圖歲會其贏

得錢以貫計若干既而教諭蔣某攝書院事與直學貢某積貲益加又得錢以貫計若干買田三十畝有奇為養士之助公勤懇篤至弗啻視為私家事前所罕有贊之者知事張侯為有力是不可無述元謂蒐財庀工以据高明凡隷于學者皆可居焉也拓疆增庾以食其徒凡以儒名者皆可進焉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者知其心也先生之書具在讀其書而知其心又以知先生集賢聖之大成也二三子其務

學哉公西域人果毅有力畧嘗為部使者用法平允方大新孔子廟以雄特稱從事張侯三衢人由科第起家以文行著于時稪畝宣勞則程元道姚廷用張珽孔彬孔榮也

歙縣儒學修造記

天下惟理最大古有是言矣故教修而理明理明而後彞倫叙上帝降衷之心存焉聖人埀世之教行焉曰校庠序者鄉學也曰學者國學也三代而上士遊於學故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三代而下士遊於客不幸而狙詐傾側之俗成學校之廢興關乎世運之升降嗟虖六藝燔而嬴祚促太牢祀而炎運興創業之君鑒悟前轍嘗有意斯文矣迨夫表章六經則邪侈禁而不行正配孔顏則聖道彰而益大好文令主後先相望厥勲爛焉或者猶議漢儒掇拾殘缺補亡信偽散失本真固當恕而論之訓詁字義矣聽學者因句讀以自求詳定制數矣後之作者有所依據西京專門之業未可少也貞觀疏

義辭累繁猥徒守故習愈磨愈昏必待關洛諸賢東南大老而後能深探而力挽之如日星在天聖心始白於千七百禩之下而吾鄉朱夫子寔與焉觀其釋傳旨嚴如經斷史繩以麟獲集賢聖大成洞視萬古淵乎微哉漢唐以來廣學舍招弟子員不為不盛然郡縣之學賜書頒田養育士類則自慶歷始至今浙右一區之校積廪如山狡獪者因魚肉之邑學在萬山間猶恨乜膏視他學最號单弱前乎此非倚席不講則假迹在告坐視荒

茀弗思弗謀教諭趙某自吳興來敦愿好修允愜士論天巧其逢舊尹懸車邑丞進義葉侯巴延攝判書提學政奮然以修葺為已任其西自櫺桯門堦而升為孔子廟其東自門而入有池焉有橋焉以至正門兩廡論堂朱子祠凡甍桷之黑腐者更之垣墉之缺圮者補之脊者崇之窪者浚之塗之塈之丹之黝之神奇化腐功埒作者諸生請為記且欲聞紫陽之垂法者元愚昧曷從而知吁脫去凡近以遊高明立志之方也嚴立限程寬

著意思修讀之方也下學上達由是而知天明誠兩盡由是而希聖至若一物一太極則深闢老莊過高無極之非西江頓悟則深惡掃滅章句以趨西方之誕皆所以扶植孔孟大正人心本於身施之家國天下裕如也聖朝誕錫尊崇設科復古合一世而甄陶之豈私父母鄉哉元雖老矣願與公等共勉之葉侯括蒼人確守廉行明達吏事輔以文學令行禁止民歌舞之朔望命胥吏駢立堂下聳聽講誦俾知禮義此豈俗吏所能為哉

惟我僚采二三從事之賢協賛攸同是皆宜書姓氏以勗方來俾勿壞

汪氏敬義堂記

汪氏之先出汪芒氏其在新安則以忠烈為始祖焉東城之隅喬木蒼然而仲逵君居之仲逵承先大夫之遺址益自充拓大構厥宇据乾面離以敬義顔於楣間曰叟其為我記之竊聞孔孟之論敬論義皆本於易其散在於方册更僕未易數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吾夫子以敬改正者何居正則靜而專敬則動而活有味乎哉由是論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也義者施於彼而無不宜也持守講學兼行並進直上而至天德為學而希聖希天同一機耳或疑告子仁內義外孟氏嘗闢之易之說得無近似乎曰不然義亦敬也孟子言義曰行吾敬而已仲達少而機警長益慎恭源流二千石之門蚤被三遷之教卙然一佳士也計君之構是堂也而有高明深靚之觀內營與室

安安言言甘旨日陳有順無強其奉親也有道矣已而涼風佳日歲時珍賞良朋四面而至君必倒屣歡迎及升其堂則左圖右書前觴後奕初不待子之請而釃醇擊鮮畧無靳惜實以愛其子以求樂益也愛其子則延賓之禮優矣古所謂陶母之賢者其在茲歟其在茲歟吁一敬之持循衆義之所集也故以之而事親事長則庭無間言以之而酬酢羣動殆見無一之不當名堂之旨深切著明矣君其深思而力勉之哉先大夫德甫公

長余兩歳嘗於鄉校聨事有一日之雅異時受薦者言出應時須提舉江浙財賦猶畨取而留贏以畀後之人汪氏之興其未艾也迺為之記

一齋記

函三為一一為太極萬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也一大為天天道生物首元而為誠之通復者也鴻荒顓蒙為吾始祖一人上下數千年子焉孫焉來者無有窮已猶一粟至千萬粟也雖曰一為數始吾近之而不見其首

曷知散而爲百千萬億而復歸于一哉易六十四卦重之十二畫是爲四千九十六卦始於陰一畫而陽一畫水火木金土質生於地氣行于天百姓日用而不知於天一而生水精一之傳寂寥簡短咸有一德魚水君臣洙泗一貫猶虞廷君臣告語也知乎一萬事畢淵淵乎深哉吾友吳寧之以一名齋葢取得一以寧人法地也隱居里閈恂恂似不能言事母以孝謹稱友二季怡怡庭無間言以賁雄其鄉而驕矜之色不形嘗以拯施存

心延師訓子樂善不倦君子其人哉廼謂余曰子其記諸余謂君大父月壺翁晚年修錬勤至形神完厚類有道者得一之旨其有所受顧余將何以復命則曰猶龍翁言地之得一其合於坤之有元否耶人能體坤之元地之一以静為吾心之主舍孔門主一之敬吾將安傚重簷宏敞風露淒潤君燕坐其中事無事焉固為可樂若夫應接羣動猶不能撓此一則虚心遊世雖五兵兕虎所不能加焉往而不浩浩然哉

鍔軒記

吾家居烏聊山麓四世矣室陋甚猥以儒見稱然其可憾者四吾自知之先君子抱子遲暮生不逮養一宜憾少母齡雖高貧莫具甘旨二宜憾辛勤哺兒家累幾四百指而伏臘不給三宜憾蚤孤嬰難更事馳騖晩始知學而聖言浩若煙海常懼精力就衰卒未有成四宜憾頃來恇怯退避如畏蛇蝎思欲遵古人高蹈之誼而跡未超于流俗計無一可者夫以多憾之心而進退於無一

可之時是宜行而隱憂卧不安席其自處當何如亦曰
無可柰何而安之命也秋漏向永甕牖疏明霜筠萬枝
影落上下老夫於是時亟呼兩兒相與背誦聖賢之書
若鼓琴然彼扣則此鳴若撞鐘然機鋒所值頗觧人意
如昔人負暄食芹自以為至美但未知他人以為何如
也須臾即枕夢一丈夫修幹玉立告余曰吾族素蕃碩
自黄帝嶰谷受姓以來不屑寵禄於人世少許可汝若
可教授爾虚中篇讀之可以練性除妄輕身延年延載

拜謝曰謹受教矣曙仍臨盥第五兒桂芳進楮墨請書

為筠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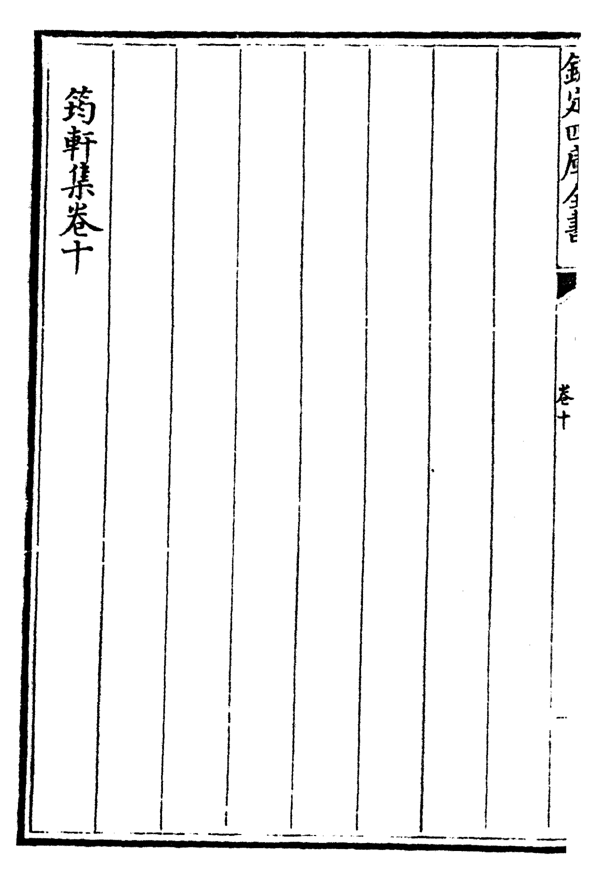
孤也不天二十年矣披閱敬堂遺稾得筠軒記遂請舒君道原題圖上豈特文字可傳一時範模百世况道原斯文契厚足以相稱第不肖孤摧頹白髮迫於老境不能孝顯為可愧耳是月戊申日南至孤桂芳泣識之

棣華樓記

槐塘程氏宋相文清公之宗也有字仲戸者與其兄伯原弟季髙同居友愛因以棣華名樓樓成謁予請記予謂兄弟之愛本諸天而偹諸人亘古今而不可改也夫乾坤大父母震坎艮為男巽離兊為女非若兄弟之倫乎在人以手足為喻者以其同衛心腹也在物以鴻鴈為喻者以其不亂羣也角弓取其内相向束箭取其衆難摧至於棠棣則同幹相依有不相離者由棠棣之華蕚而推其本根則父母所當尊而同氣所當愛較然明

矣借使今日登君之樓拾級而上有兄弟先後之序焉柱楹嚴正有兄弟偕立之義焉榱角聯比有兄弟密勿之情焉牕牖之開闔則樞龔無異制也碧瓦之參差則溝溜無異注也左圖右書晨飧夕酌惟焉以相接陶焉以相語日奉怡愉塤篪迭奏以周公數千年不能一之心而能究圖於公之昆季之門由昔及今而培護益密英華日宣是紫荊之樹無可枯之年而棣華韡韡遂長春之樂矣且公昆季皆人中英俊篤實謙厚知人緩急

萬一憑虛望遠其有見於荒野寒烟之際必待夫人舉火而食者量力而周之民吾同胞之心大父母之心所切切焉者也此孝友之所充也腐儒舉論濶踈如此請槩與好義之士商之則元龍百尺干霄漢矣筠軒唐長孺敬書



筠軒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筠軒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王時發

筠軒集卷十一

元　唐元　撰

說

余志賢晦村說

上饒志賢余君嫉世之機巧衒鬻以自詡者故晦其村以居之間嘗俾元疏其義元謂閉塞成冬雷在地復必極乎嚴凝而後陽生焉東方未曙大星將没先以昏黑

而後大明出焉故曰晦者明之母明者晦之子先正謂無極以前為陰含陽元不始於元而始於貞意殆類此易論箕子之明夷而得其用晦而明之義益晦於殷雖為奴而不辱明於周而禹疇以之有傳武王之養晦與顏子之龍德而隱因其時而為隱顯道何異哉計君之晦其村為未足必晦其室焉晦其身焉以之寓於起居衣服無所不用其晦焉是故居則晦於繩兀衣則晦於緇垢巾則晦於墊角屐則晦於下穿琴則晦於無絃壺

則晦於刓缺無壹而與時俯仰又不知是間之山川草木其果甘於君之命晦而晦者耶其亦强承君之命號而兩難耶是未可知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何天示人以昭昭而人以昏昏自處耶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又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與晦而明一而已矣吾故曰嫉其世之機巧衒鬻以自詡者其欲還其淳而反其朴志賢豈真晦乎哉

醫者孫仲仁字說

仁之為說舊矣儒者論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斯善名狀此言一氣不貫於四體則壅滯乖張而疾生焉凡天下罷癃殘疾顛連無告其將坐視而不顧歟抑將起而救之歟然欲起而救之必在位有力者可為豈閭巷之人可及哉故惟醫者為近甚如救焚援溺亦可以觀其所存矣自古任生人之責在君相當是時民無夭札憂今稽諸岐黃之經是已後世誅求征役毫分縷析於

米鹽竹木間其所以活吾民者一聽其自為若秦越之相視肥瘠者獨貞觀主視明堂鍼灸經而慨然有減於鞭背斯庶幾焉余竊謂古今之號為醫四一曰神醫二曰良醫三曰世醫四曰時醫扁鵲授禁方於桑君飲上池水見垣一方人太倉公受禁方於乘陽慶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故曰神醫古者以一種藥療病即造其微如屠牛坦奏刀而衆理解若閈多門以偵伺之則恐非是故曰良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所謂醫門多疾者以其

收効者衆而信之者篤故曰世醫乃若揚揚驕氣偶值時行招之不來益自珍異則又量其貲貸以為輕重謂之時醫醫奚暇問仁不仁哉同里孫仲仁生於世醫之門蚤得良醫之訣温乎其容而確乎其言也不肆不詡以自將不震不竦以求功與余交稔甚屢請為文而未果顧仁之義大有不易言惟力行於藝業之中汲汲焉有濟物之念起號之功豈容越人專美哉故為仲仁字說以歸之

徐至剛字說

易論三才之道陰陽剛柔仁義而已故剛為乾為陽為君為父為善柔為坤為陰為臣為子為慝在人得火金之氣多而性剛得水木之氣多而性柔然剛不可偏柔克之柔亦不可偏剛克之而後成夫正直之德舂陵周子於是乎又有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之論無餘蘊矣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以直養無害即乾之剛健坤之直方大者耶吾友徐生從學於余且再朞矣尊翁敏夫府推

比執别山莊請為子易字與名僕謝不敏乃言曰生性稍柔柔則恐緩不及事故行千里之途者志先立而後氣益振計日以至焉是志為帥而氣為卒徒也請名曰至剛而字直卿知乎此則善柔之為友色厲内荏之為心者皆可謝去也以直自養而交於人者無往而不直也夫剛不以義制則近暴直不以義制則近愚子去而無少惑乎哉

汪信翁字説

碧厓汪公之季子國錡字信翁鄉先生嘗序其字矣余近過其門以先君子與君家忝世交乃踵其門明日報謁如禮復請為說謹不敢辭夫禮有器者必先其誠誠為重器次之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誠之謂乎錡一也蘋藻之薦詩人詠之左氏又言之器也有誠焉苟有明信可以薦鬼神羞王公與詩言有齊季女同一義耳余嘗怪左氏論周鄭交惡信不由中堂堂天王下質小國猥鮮加枕甚矣何暇論其信與中哉先正謂丘明

以事論事不復尋究義理重可慨也雖然稽錡釡之用而達明信之本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皆千載不磨之正論吁孔門以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錡者食之寓也信者民之常也君家承學淵懿聞此熟矣其勉之哉

毒皷菴説

聖人仁治天下瞿曇慈憫衆生其道一也而有異焉古者畫衣冠而民不犯使吾民畏法如避江海當是時地獄果報之説未之聞故推而創是説者自瞿曇始其亦

禁民之非而為善歸耶又懼夫人之不悉聞也於是以諸毒塗皷用曉聾瞶其使之入目著心而有所懲艾者耶在易有之聖人行師毒天下而民從周官瘍醫用五毒而疾愈彼以毒攻毒而去之而非藴毒於中至於潰爛而不收亦明矣嗚呼深山大澤有龍蛇之毒羽族有鴆鳥之毒草木有烏喙之毒微而蜂蠆亦能螫手然善避之則人無所犯而毒之尤者惟人心為然人心本無毒也氣拘而習染焉故有心兵笑刀之喻柰何人不之

悟而疲津梁者深愛憫焉吳郡開元首座毒鼓余近識之而竊怪夫號之駭也曰吾師取涅槃經語而錫吾名吾教視之固其常耳上人嚴冷有林下風特徵吾言而余與之異教苦未究其義姑以見聞所及者復之雖然由致毒而實無所毒由聞鼓而實無所聞子之師言詳矣余何言哉

魏君實謙牧齋說

牧有字養之義故牧牛羊者謂之牧州長亦謂之牧坤

為牛兒為羊牛性順故牧者易制羊性狠故牧者難為以至不齊之衆而繫於一夫之手其所謂牧者皆在外者也惟人之生驕氣盈吝氣慊忌嫉者志不廣好辯給者言數窮而其用意與好謙者不能相通夫謙在我者也能祛夫人之驕吝忌嫉而辯給者也六十四卦謙不言凶則君子之所自牧從可知矣蜀士魏君實今為吳人平生好讀易一夕隱几而寐若有告者曰世人美稱宜無踰謙牧子其識之乃徵其說於新安唐元元謂之

曰君為吳人讓之為太伯乎故古今稱至德異時延陵季子父兄之所屬望而亟去之遂使宗社為墟是謙之過而不能裁之以義也苟知謙為德之柄則事無過中失正而鶴山之祖風不墜矣銘齋自警疇不謂宜

施宜之雅山說

詩有小雅大雅古者朝廷郊廟之樂歌也雅正也小而宴享大而烝嘗皆禮文之正也在易艮為山艮有止之象止為山之體止得其所則正矣故艮之初爻曰艮其

趾無咎利永貞釋傳以為未失正也然則山之雅者正之道也君子持身以正者似之宜之施君吳郡翩翩公子也别墅在穹窿山側有支阜曰雅宜山乃取雅以名齋宜以字行君早生紈綺而能去泰甚謙謙謹厚宜為吳産之良也抑聞仁者樂山山之體静而有常其效可得天年之永夫詩之雅易之艮為仁者之資也名下無虚士君其思之

句容杜彬叔菊泉堂説

余飫聞杜彬叔之賢而未之識已而稚子桂芳客授其門君以菊泉榜其堂而請余釋其義乃為之說曰嘻余聞菊有黄華異乎衆卉泉出山下恥混于濁是二物偏穹壤間何好之者為奇而樂之者不多見也子獨不聞採菊悠然而見南山者非晉處士乎自臨釣石而取深清者非蘇長翁乎悠然出乎無意自臨無與于他人論者美淵明為千載人東坡為百世士彬叔兼而慕之可以知其為人矣抑猶有說菊曰壽客風霜凌厲晚益馨

香泉號清流石淨沙寒鏘鳴石竇是壽而清者夫人之所願欲而士君子之所嘉尚也雖然侃母淑賢愛子剪髮躬勞運甓自力功名其後有淵明則休官晏如恥事二代老泉崎嶇西蜀辭駕風霆晚試一官位不償德其後生坡公則風節峻厲高視九流今考二賢之所自出甚不凡矣宜乎子焉孫焉好焉樂焉之不多見也固異乎世俗紛華之悅戕其身而不自覺也由是而知君之尊生有道矣安處善樂循理以廣養壽之源定泰宇發

天先以造至清之境惟清故靜靜故壽聖言可法也菊耶泉耶其假二美以自鑒者耶况飲菊潭而壽者有前言之足徵耶吁余老矣他日或過君之門掇秋英於醽醁分小杓於夜瓶試扣夔州以後家法何似彬叔尚肯以刀圭乞我否乎遂為説刻諸楣間

汪璜隱兩峰堂説

吾觀天地覆載日月代明山川流峙寒暑更禪莫不以兩所謂一故神而兩故化也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

恒兩也邵子論太極兩儀以上為加一倍法兩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一人行則得友非同門合志之道乎下至羽毛鱗介咸知所偶植物幺微枝葉相當猶有聲氣之可求者豐城之劍望夫之石其精神所通有出於聲氣之外者夫孰使之然哉吁無山之艮聖人有取乎數千載上者則盈乎衆區又奚止乎松蘿天寶之兩山耶然究其鍾奇藴異必不獨在於草木之靈金寶之藏而實係乎其人此吾畏友瑣隱公所以名堂而亦何嫌乎

自任之重也今觀其雄特莊毅兩不相下而羣峯俯伏不敢少抗其為海寧之鎮望冝哉公日為余言將謀移竹二百箇蓄書二千卷置長短琴二張茶爐酒榼種種對設棋枰壺具不俾孤立庶求以翼夫兩峰者公且日宴坐其中不知年歲之我加而老境之將至也公皃古言古文古行古不媚時好得㑹兩生之義其庶乎無愧兩峯哉同郡唐元與公同年生相知最久故不辭而為之說

跋

題二子徐桂與張定夫漁梁泛舟圖

道義之樂無窮朋友之益甚大洪濤際天一舟如葉豈非朋友之益遂忘風濤之險耶雖然苟明需有孚之誼濡首之戒入乎坎者敦若出坎之為安也二三子其識之

題太白圖

太白蜀郡人或曰山東人平生倜儻豪邁好劍術任俠

不自拘檢吾嘗評其為人如東方朔詼諧避世之流觀其醉卧溷迹於市人奴視高將軍而不顧存玩世不恭之意然武帝能容之而明皇不能用之也豈太白猶病於介而未若方朔之通耶困謫夜郎氣不少衰世傳委身自沈事與屈子異或謂其托水仙以自化誠耶否耶然其為詩閎肆雋偉没世遺榮千百載之下凜凜然猶有生氣也

書程洺水遺范甥可起字説後

按爾雅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然則舅視甥若從子甥視舅若諸父以其同氣也昔人有以頷類外祖者王筠之於袁粲是已有酷似舅氏者何無忌之於劉牢之是已此特其淺淺者若楊惲讀司馬遷史記而頗為春秋李靖與韓擒虎論兵而嘆其可語孫吳可謂機鋒交值肝膽相照又何深哉世之為名父子正不多見況甥舅哉比讀鄉先達翰林洺水先生與彌甥范氏翰墨其以詩書之澤期望深遠傳至壽朋久而不墜

山前山後惟有清風無恙想分半席還肯借我茶具否願相與談程范瓜葛幾世于兹岐黄之術與六藝並行似不當為之優劣也

燕叔穀練江送别圖引

天地間流峙為山川今山川猶古山川也人生而寓諸别離古别離猶今别離也圖本無係於别而好事者獨先焉葢有以攷其人之賢否與其交誼之厚薄夫豈苟然哉練江源出郭山東流至海經子陵之瀨直走浙江

是為江東大州古今文人達士來遊有暫數意緒有感必不可強同然欲灼知其人之賢與其交誼之厚者因圖而益顯其可少乎哉燕君叔毅自其少年已能奮筆入科場科目廢格乃刻志吟咏聲流烏府用薦者言久而不報於是親年老矣遂不擇禄置身刀筆異展所長然恥狥時好所向不合始繇徽郡改調姑孰同志嘉叔毅之賢不忍其去圖以識別且徵余言以贈其欲君張之屋壁以寄異時無窮之思焉余昔遊宦道出青山觀

其鳧鴈魚蟹菱芡荷藕充溢于目天其假子以養親遺

疾其驅可也伯羽仲羽余寅好凡也先公植奇石于庭

君其候問無恙念疇昔相從長橋之縱飲南潯之秋泛

步出虵門行金陵市俱可繪焉而未遂其果少即不果

少耶宇宙茫茫行者不息鍾情正在我輩爾吁

跋李伯時摹劉商觀奕圖

有如是松石犖确物外境界也有如是衣冠對奕物外

散人也被褐翁惟知折薪初與何事今袖手旁觀似依

依不忍去者其未能忘機耶機心一露與伯時臨摹茅生勒鐵坡翁所題皆贅又使余不已於言得無重贅孰若今劉商者持斧入林作丁丁太古音泯然於心迹之表使大蘇公可作必賞余言為之噴飯滿案

跋樂天九老圖

同里清父蔣君出家藏九老圖示余俾贊一辭余展卷三肅喜獲觀唐人衣冠之異且以浮屠氏蝨其間風韻幽雅令人絕念世網樂天其領袖諸賢者與按公被遇

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晩事㓜君偃蹇不合虞人之箴雖殫忠盡而新井之篇已萌禍機矣號香山居士於摧挫之餘招胡杲諸人於引年之後然以直言動前旒中人喪氣偉績著名郡恵澤旁流其在唐史已不多見嗚呼賢矣哉其後洛陽耆英圖形於樂天故宅而司馬諸大老莫不許其負志氣之髙嘉其有緇衣之盛或謂十二賢之會與九賢爵位有崇卑之異焉洪範言壽而不言貴貴外物也清父昌以是而曉之

陸太初家藏米元暉山水

晉帖自唐陵出竹書自汲塚出與夫名畫出於忠義之家而人異之何也物由人重也里先達府丞陸公諱夢發字太初由科第而仕於宋平生善為詩博洽負氣槩虛谷方史君凡事之不幸奉朝命沒入蔡氏私田餉軍竟為鼠輩所殺承旨官其子無何而奎運銷歇矣去秋八月友人危君太樸乘傳下郡國蒐獵三史事蹟余甞以盧諫議陸府丞二公忠義語之儻以入之殺青公死

猶生也所謂名畫者元暉筆也其賦七言太初筆也景山合人與物而兼寳之亦可謂好事之君子矣

讀魏公輔詩稾跋

僕生晚讀書未多近歲始得先正鶴山先生渠陽自齋等集閉戸讀之數月大槩其文根据六經而沈浸於關洛考亭之粹及閲奏議二大册惓惓以理義忠懇補衮闕格君心豈止詞章而已哉然所作子雲墨池極論易玄同異後生晚學讀之惜然則其詩又豈留連光景者

所可仰視三世從孫公輔君頃會鹽官出示詩藁碩人敘引珠光玉瑩僕何庸贅辭君詩清熟類多許可然鶴山翁超軼絕塵獨融之以油然之理趣其家法猶在也僕欲學而未能會還吳庠假尊經一榻秋高夜凉青燈對誦盍共勉之

題長洲尹王公晴雪圖

天下至清莫如雪騷人墨客類深愛之然長安貧者所不願多見茅茨之下得無袁生之居乎恤民禮士茂宰

事也長洲王尹留意此卷宜起敬矣

題赤壁圖

赤壁爭戰之地千載峥嶸想風蒲雪浪令人易生感慨坡仙前後兩賦可謂能吐胸中之奇者其與周瑜乘勝意氣不相上下此卷寫湖山景致特為嫵媚向使長公作賦於此欲須江山以為助吾當三呌於其傍

洪存心婺州送行詩跋

親莫親於父子能則知教得則思與如耕者寸寸而耨

耨之切切而望其斂穫也有國者知其然於是開父任之門酬勲延賞階升序進官無崇卑俾之盡悴報國一而已矣里先達耐軒洪公尹東陽時奉大府要束更新倉庾穹固嚴正官賦所儲至今賴之垂四十載而孫在來主倉曹人語君曰官庾先大父所作君知之乎君起而應之曰某不佞祇役于玆惟當夙夜警省求無愧於先人目居有間秩滿受代發之士友胥詩以贈葢知洪氏有子能世其官者余為先大父令君托比隣好與令

考君潛齋公忝筆硯交生子如孫仲謀吾兒豚犬目存心屢執籌筭戰兢自持況日夜磨淬世學將懷利器見知於明有司豈與區區廩妾者比哉讀是卷益知其人宏遠大之業在此而不在彼也存心其字也

皇甫德剛黄山送别圖跋

大凡山川之奇特不在乎通都大邑而在乎荒郊寂寞之濵於人之所好者不在乎彈冠結綬之徒而在乎倜儻迂踈之士葢由物之異者往往離羣而立於獨而於

嗜之深好之篤者可以觀其為人焉黄山去新安郡城百里其神僊之往來龍蛇虎豹之詭怪温泉之慮沸靈藥之叢産其所謂菡萏金芙蓉者横陳天際千岡萬嶺皆所拱伏而子焉孫焉者也垂白之老或未能一造其間但朝夕視其儀形抗遠思於埃壒之外不啻足矣間有佔危而入如沿筰橋以行蜀道十步九息捫膺坐嘆可勝言耶比歲趙仲簡歸姑孰里人洪生繪為圖以送别令皇甫德剛之錢塘洪生又出新意以寫繾綣之情

好事者從而歌詩之徽水之源三如鴈爪分馳會郡城下東赴浙江以抵海門然則挹黄山之水以釀酒材杓黄山之泉以烹茗飲染黄山之雲以泚筆札孰謂僑居非黄山之人哉德剛早出齊魯之邦氣習深厚來遊紫陽之墟必得異聞為倜儻識時之俊茂日即吾儒迂踈者同其嗜好其無愧乎三十六峯哉因其請言之勤輒書末簡云

題三蘇公小影

老蘇公面目嚴冷方作辨姦以攻金陵長翁忠義輪囷

凞豐不合元祐可以合而猶不合次翁宰績邑時為詩

三十六憂國願年豐之意如陽和著物胸中坦然舒徐

剛毅似覺不同古今人但謂公父子兄弟自為師友以

言語文章妙天下不知其節槩隨所處而安之子由豈

以苟免為一日之長乎哉

朱府君遺訓跋

死生一晝夜理也佛氏宗寂滅夜而不晝老氏學長生

晝而不夜惟吾儒有晝有夜是謂達生死之際夫知所以生而生之理順知所以死而死之理安既順而安非醉而生夢而死比矣然世固有杳然逝而精神不亂者千百無一二人由養之有素而深達夫生死之理也克用朱公先府君儒者也臨逝遺言所以自序而貽訓者用意至到結字匀整揚揚如平時可以觀其所養矣余因玩清苦二字而有得焉夫清則不汩於流俗苦則不慕乎輕肥以是自持則理義日明操守愈固舉凡天下之

榮辱利害禍福過乎吾前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傳家之異寶世守之良規也克用方承寵光來戍吾郡於講武之餘而不忘儒者之素業衆人慕輕肥以為榮吾獨以清苦自厲與布韋無間然君之用志弘矣能世其家矣他日所至其可量哉

題羅郢州誤吕侍郎祠堂記後

吾鄉先達郢州羅公嘗為吕侍郎記其祠且謂得洞賔為二世孫益使人敬心惕然是矣然侍郎為州司馬利

祿不入于心乃能脫囂埃讀書水西郭外其高風雅韻便可祠事百世初不待其孫而後顯也捨堂為寺官滿而然其求福田者耶余暇日因携生徒兒輩摩挲苔井而去

跋胡石塘先生贈章潤翁憶昔說

往時同舍畢生為僕言石塘胡先生議論風致高出人表其為文倣先秦漢史雄深雅健莫齡益自珍閟不輕予人蒙莊所謂驪龍之珠深藏于淵惟遭睡者得之非

有意於人潤翁之得於先生殆類是耶曰不然前輩文章川停岳積往往有所為而作亦以其人之可受而授之耳潤翁辭親遠邁將及周星比獲至實以歸得無嫂下機而竈婢驚走者乎僕顧識其人惜乎修文地下矣故重為嘅嘆而書以歸之

跋桂仁仲母壽氏貞節詩卷

驪姬夜半所私之言人所不知後世何以知之褒夫人遻愛公子鮑之心事所未形國人何為使之奪嫡一言

之辟幾至亡國一念之辟幾敗天倫猶誘諸欺心而欺人罪可容誅哉春秋聖筆所書宋伯姬卒且冠夫謚而書葬時伯姬年六十餘猶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卒逮乎火而死與詩所載衛共姜誓死靡他者同一風節吾故曰春秋之志微詩之志顯所以為禮義之防一而已矣下視驪姬襄夫人輩不啻犬彘七子之母又將何顏面見我姬姜耶至治二年冬余始識桂君仁仲出詩文一通曰真節壽氏題詠且徵言於是引矚動

容而言曰未亡人壽氏枕夫君尸股而哭之言之心與夫告母以誓不相見之心之言仲尼可作當與宋伯姬列書而栢舟之詩不絕響矣吁

巴林龍畫題詠跋

夫龍靈物也能隱顯小大嘘風雲潄海水而上之世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故比類為聖人而麟翁嘗以是而賛老聃氏嗟夫山龍見於舜服龍眉見於小戎此龍之為畫亦甚古也余竊怪上古至治鼂龍游沼而海濵之

人龍挂於秋仲惟見髣髴若全體呈露則滔天為灾其游池沼固未敢盡信今世畫者又能一一肖似於頭角鱗甲間何從而得真耶雖然龍有豢氏則人得以擾之固可褻而觀之矣伯亮蒙古氏暇日作此卷徵同志題詠且請余為叙首余謂人不可得見之者神龍也豢而擾之者可以烹而食之觀伯亮所畫嘘風雲激海水隱以自居得無近是歟

題康守所得東坡遊赤壁圖

江山草樹雲石閲千百載而形不可變因人而榮多矣然江山草樹雲石正不自知其孰榮也大蘇公文章妙一世赤壁之遊人境俱勝後之畫史追其勝於毫素間以極夫江山草樹之榮必東坡其人始識之此卷藏之恒陽王家所托重矣

書胡氏家訓卷末

延祐丁巳余始識相之胡君於中表黄氏家觴行間其議論秀發若決江河而東注也若摩旗擊鼓而赴敵也

既而鄉試回同舟促席讀其詩文侈而有制約而能紆意其有受者焉後六年為至治壬戌之春俾其子泰初出示先大父知丞與比部公家訓書為涪翁勸學後語毋慮二百言真世寶也名父子自為知己後先顯融里人至今稱道之相之又能厲學飭行收其故物而不墜厥家君子於是乎知胡氏有子矣因念總角侍先子嘗以考亭遺子從學金華帖一紙授不肖令朝夕熟玩如曰至某郡謁某官某丈某丈其進退必恭唯諾必詳緩

市肆毋輒入重邪闇之戒濟川靜㳂味需有孚之辭乃知鉅人長德垂裕作則於先正知丞公壹迹合軌然不肖茹哀餘三十禩異時授簡猶在篋間獨恨與時馳於道不近故於相之重有愧云

安氏家傳朝服書于卷末

余家粗讀詩知衣服足章其身由上之所命者良可貴也其在唐國風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非請命於天子者異於常服歟其在秦國風曰君

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豈非始為諸侯受顯服而國人得於創見而驚喜歎侯人之首章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其二章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其受命於朝者雖可貴而容有可刺也嗟夫農之於耒耜工之於器械下至閭閻之小人勞形治生僅積羸餘尚為子孫計況士大夫哉安氏為濟南大家世以清德間始由叔祖朝列公以緋衣傳之澹軒中議公再傳之京推承直又傳之今丞歙邑忠翊忠翊實朝列長孫也三

世四傳不知幾何年然愛護彌謹觸手尚新視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無愧也莊生有言有干越之劔匣而藏之不敢用者寶之至也今安氏朝服奕世有傳而用愈著其為寶也至矣後之人修德以為寶則詩人之頌美宜在君一門其尚勉之哉

題前徽守高公守拙詩卷

始高侯守吾州適與棠泉許公相先後棠泉魯齋許先生高弟也為政專尚寬惠居三年民大悅服時南邦内

附未久治新國當尚用輕典侯壹法公度與民休息故
徽之人士至今歌兩侯不置口後三十餘年始識侯之
子於吳乃翁以守拙名齋其治徽時固嘗得拙之用矣
漢世參勃諸賢椎鈍少文至吏言刻深輒斥去故能成
漢初之治今觀侯之為人殆參勃之輩儔歟此所以為
國初之賢牧也吁

艾幼清汝東樵唱詩跋

昔人有言讀書萬卷而不用於詩畏其義博而辭溢也

夫詩有别材本於性情觸物而發故曰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然觀少陵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益知學詩人腑肺非得古今濯溉理義融㑹則如貌枯語澁於善養生人不類頃識幼清艾君授余唐藝文若干卷俾校正上之儒臺喜其博洽多聞畧見于歌詩枯者以澤澁者以辨其有本矣或者以幼清儒家而混迹陰陽者流殆未知幼清者伏羲觀河圖畫八卦兩儀立而陰陽具故八卦為萬世言天之原而六經百代所自

出然則㓜清豈直為區區俗師拘忌之説哉吾非瞽史

焉知天道知天道之所以然惟儒者能之

地理李谷隱詩卷跋

古之人以賢愚壽夭貧富懸之天由氣禀有清濁厚薄

而使之然後世陰陽拘忌之説勝於是以壽夭賢愚貧

富委之葬地亦以地之偏正厚薄以明之懸於天者修

為責已委於葬地者去就吉凶係人惟吉凶求責於人

重而人之求償於我亦不輕雖有忠厚之人鮮不利其

貧而移其心如是則宜富益富而貧益貧柄是術者得以私於人矣然事有不然以富人捐千金而求地何施不可然亦有時而貧悴貧者送終或丐一席之地姑事掩藏而其後亦得昌大豈盛衰循環而盈虛有常理歟抑由修為苟契於天而後獲地之宜者歟抑其偶然歟西江李谷隱比入吳過寓館論地理如禹導山川深知脉胳故因其形見之方圓聚散以為取舍進退高下無不中理視千金之家未嘗利其貸而移其心雖窶人亦

與之謀而不少吝吾知谷隱之術行而人知避就矣故贈以言

題張梅趣唐馬

畫馬止於唐詠馬亦止於唐曹韓之入神猶少陵之入神也後世所謂唐馬者往往能逼真獨少陵諸詩歌横絶今古作者竟不得近似豈詩難於畫而畫難於詩耶觀者當有所辨

常塾州徐仲立致爽堂跋

典午尚清虛厭煩劇其人風度直超塵表故肥遯之士聞而慕之然在當時公府賓主間率以此相高主之見賓他未有及問在東米價賓之得主不以料理為務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至視儒術清檢為鄙俗徐君仲立以致爽名堂遠慕晉賢風度固非區區勢力可軒輊者雖然君而今居仕隱之間其致爽固不難也猶當以心會不可以力致致以力則如捕風追影不能詰竟會以心則內而耳目鼻口肢體百骸外而盤盂几席琴瑟書

册是皆朝與細緼耳異時君出筮仕斯與既致融之為清明志氣之神酬酢萬變發揮世業宜不暇與西山俯仰矣僕方擁坐齋閣駿尋霜露猶懼其與之過取也顧與仲立商確之

跋先君子梅癯先生講篇後

至治初年辛酉八月哉生明偶閱家中舊書得先君子梅癯先生講篇論孟子浩然之氣特詳意其實序紫陽書堂時也孤不天今三十年讀之凄然以悲元為童時

嘗録先生詩詞作一鉅編中更乙未郡燬弗存他如理學諸文多所發明具載六典精義猶得為手澤也後之子孫寶之

題清之弟梅圖

先君子自謂標格爽朗號梅癯翁學者盛稱之年四十餘生仲氏復小字曰清喜其類已也是圖之作寄意定深盤根直幹端嚴自持有父道焉旁枝傑出跗花相依有凡弟思焉諸君題詠日積然未有喻其意者余始發之

而淒惋甚矣孤根暖回生意不斷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孫繩繩其愛護之

鈞軒集卷十一

筠軒集卷十二

元　唐元　撰

辭

倚山書院辭

倚山書院者程國寶之所葺也國寶先公平生號倚山有嘉遯之志焉先是以枕雲名亭公圖書觴詠于是無何迹與事遷人琴俱逝于國寶葺而大之更榜以先公

之號用寄無窮之思君子謂吉國公有後矣同里唐元
乃為之辭俾工者紘之以相春秋祀事其辭曰雲蒸蒸
而上浮兮公胡為而枕之忽中路而散漫兮弔千古之
餘悲山猶倚於杳冥兮欲觀之而愈逺秋月苦而春飇
蕩兮但見孱顔與偃蹇何音容其靡靡兮念年華之易
晩禪嘉名以締思兮顧中之以無倦奠桂酒而椒漿兮
延佇乎神之來返後有人其勿替兮撫斯文而悽惋

道録雲厓蔣公哀辭并序

蔣氏之先出自會稽為歙之始祖曰儼者因官而家焉余生晚不及見衣冠之盛識景明號雲厓於老子法中余食貧嘗客授歙南洪氏家景明遺猶子從學凉風佳日輒命之遊登高望遠交唱迭和藉是以娛幽憂無聊之思後去一二年遠或四三年過其鄉必扣公之丈室而訪焉每見辱具酒茗香果留一餉極歡而罷既去而涉幽澗並長林必為之凝佇以寄其遐瞻矧公於婦翁聚秀老人締交厚善語及廢興存亡之感為之流涕公

於余平生之所謂愉佚悲傷勞悴偃蹇至情所鍾雖德業之異未為不知已也公年八十六而觀化其無愧哉或者序其出處以官汚道是猶鑿其天倪而為眞純之累耶余獨愛其老壽歸然高卧雄溪之南極三十年教其徒先論孟以明孝弟忠信為主本始及五千言與夫道家藏室之書故其宗門日新月盛晚益市田以膳其徒取其尤歸玄妙示不忘初世之庸夫以町畦自私者相去遠矣余謂雲扂向使不早孤不絶人逃俗亦必能

為宿儒嚴矩彠猶幸為黄冠師則吾州之有道而文者實推公首稱其來也雲旋其去也風消吾知浩浩乎於天壤間也故作哀辭以泄吾之悲以遺其徒其辭曰嗟嗟人之生世兮其又何求轇轕宇宙兮八方浮游走受鞭兮汗服輷衆營一飽兮常包羞孰若斯人兮守故邱左琴右書兮黄庭與儔爰清爰静兮暑葛冬裘金石仰觀兮滔滔衆流命既長兮譽又垂休人莫怨兮已則何尤蓬弱何鄉兮物表悠悠謂生羽翼兮事實難酬舟有

心於壑兮壑無心於舟應盡而盡兮悟浮漚溪風瀟瀟兮猿啾啾蕙帳空兮誰與留宣斯文兮垂千秋

墓銘

松江府判致仕吕公墓銘

惟吕氏遠求世序自師尚父始宋尤盛於蒙正之門今散處於江浙間者皆姜姓所自出也公諱良弼字輔之姓吕氏世為歙縣人蚤從余遊其所恒習方冊整齊若手未觸謦悟異常兒已而父即世俛習吏業未嘗一日

廢學初吏于歙邑郡吏治浮橋人曰吕君甫執吏役不苛於民而橋成將遂相如之志矣已而果然㑹省符徵䌷絲絲非土産民憂惶不知所為公奮然請赴省卒用折收泉貨民至今誦之遷廣德廣德於江東為下郡即議修水利通灌溉勸民課桑木以為衣食之源轉嘉興壌沃民富人有賀之曰君自今生理裕矣君曰壌沃則賦重民富則事繁益自慎重衣粗食淡門絶私謁人笑之曰吏役何用是耶竈亭戸視他役彌酷有司秖憑戸

籍定差歲久衰耗公白上官從富戶補充經理田粮東
南騷運公主海鹽州文案晝夜不寧幾滿歲月𦙍無取
於民增田必根故籍官賦以餞酒課浩大舊富戶名存
實空新富者負貲求避公力卻之從衆定論富戶色辦
公私克濟其理問江浙行省掾史也從省臺官馳驛浙
東整治盜賊奏讞平允民得無冤其弭盜方略體究民
情幽隱之中猶寓國家寬仁之意丞相首須之廣濟庫
失陷𦙍子諸物莞庫隸屬皆貧人雖破家鬻妻亦不能

償公上言均之賣船貨家衆藉觧免其為浙東帥閫掾史也從阿都拉宣慰抽分番貨於泉州衆所啗利如飢渴然公獨不為遝從馬元帥鎮伏倭船於定海又從仲嘉努鎮倭船於福清立法博易夷夏安之除將仕郎知事寧國檢舉泰定二年以後未申除錢粮虚作實在為數鉅萬即日申省銷破免郡計累和買赴北上供紙號為民害徽為最宣次之舊比最下等估價既不恤民矣况宣非土物轉販者並緣為姦公兩平定價日歴紙先

事移文令民預備公私便之有指强盜者以木梯為證出為竊盜有指勒死以詐人者辨其辭異卒遇赦免除從仕郎經歷太平前壓烏臺後臨憲府仕者重足而立公惟知奉憲章而已御史過其境亟稱譽之歲收田財賦及江西粮五十餘萬積附餘四萬餘石公乃合正粮報省任事者絕私已之望矣歲徵絲綿令民親執權衡自公立法始司庫者絕弊端矣分司公廨宋酒務故趾有司歲葺以釣奇為貨議用官錢為定二百勸富室三

十餘戶撤而新之自門至寢室几席帷幔無不備完父老刻之石姑孰江左名校田租有力占為世業積逋五千石會尊經閣幾仆公為追逋完葺舊繪從祠歲久黯黵公創塑像校官刻之石郡財賦額重姦民譺陳荒莾公於未斂稽行令驗實公租無失蘩昌等縣蘆蕩魚陂官豪詭冒公議從工人佃種利及於民府倉海運粮米庾人以高下手槩量致交擲尨礫近倉民舍露立公白官長與海道官較斛行槩遂得息爭運粮俳五日一給

宿弊一旦悉除公仕官二十年其於荒政尤所留意初吏休邑即勸邑長立義倉九十六所積粟萬斛以備旱暵調歛邑值歲大歉命主兩鄉斂富人粟七百餘斛以活飢人二千六百口遷廣德行案義倉之虛耗者積粟萬餘斛發建平官粟舊儲二萬餘斛鄉豪黨罷吏竊執其柄惠不及小民即斷遣之浙東帥閫從元帥拜珠公運浙西粮十五萬斛涉海賑飢時萬夫長所領士卒駕哨船逾年難制公日給粮糒約束不離舟次居人德之

在寧國日值飢饉公主施糜粥於僧舍貧民以次受餐戒強暴攘奪廢疾無親屬給食養濟在太平日又值歲祲建言以官廪附餘粮及海運顧舟羨價若干週之不給申省撥官錢千餘定週之又不給勸率上户輸米萬餘斛鈔二千餘定繼之凡賑男女小大一十八萬餘口民無轉徙吁活民命者得非陰德耶公早孤刻厲自樹立為人惴惴周慎居官以廉自力家食告匱俸錢常以聚書尊禮賢士劇談竟日無復顧慮後日計以故與同

官正直者居率相親附監郡某官貴出㡧晥裁成郡政
多倚公公亦為之盡力在官時鄉里故人孤貧投謁同
案而食解衣以衣之謝去無不滿意無代無背於篋無
田於野亦無少悔憾于懷里之巧宦沈酣貨賄歸市美
田宅以自多者其人賢否何如也公既殁大火迫廬烈
焰而得自全矣天報善人不誣也曽祖某祖某考某用
子恩追封池州青陽縣尹母汪氏追封宜人公自姑孰
滿還北上陞徵事郎貴池縣尹明年春赴上忽嬰風疾

丞請引年授承務郎松江府判致仕妻邵氏封宜人子某女某適周某次適鄭某孫某今為某處倉官次某至元六年五月某甲子歿享年若干葬城南紫陽山之原

銘曰孰不為學學既榮身孰不為仕仕優治人孰不為分終以窶貧不曠其施遺愛亦均以疾懸車胡不百齡銘以告哀驗于後昆

唐處士墓誌銘

介翁處士於余伯氏行也元己卯自金陵南軒代還伯

氏亦歸自番謂之曰古祭法重宗子家獨幸弟昆各強健歲時之奠其來助祭乎於是陪盥薦既卒事舉燕寢禮焉公始生三月二日與賤生日同奉觴往返意甚樂也葢自頃歲以來弟兄留滯他州歸而皓首厖眉兩門子孫齗齗頭角意方來之日未艾也明年公就養于杭嘗賦五言相問勞又明年而訃音至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之墓哉公姓唐氏諱如介字介之號介翁世居徽州歙縣始祖諱承胆汴京人守官于徽遂家焉至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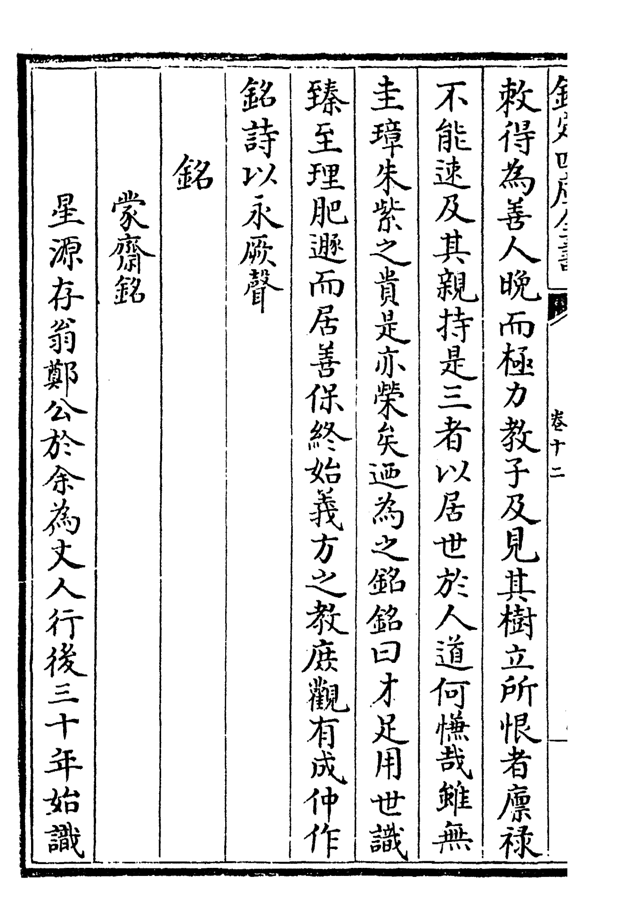
世曾祖某祖考諱昶考諱紹龍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
鄉里考君研經好古閉門授徒簞瓢粗給意晏如也孫
鉉蚤穎悟大父愛之手寫毛詩義成帙竢他日課舉子
業時時攜入城訪姻舊教以事長之理先是水火革命
民遭俘掠公與兄純夫扶持二親避難學宮一日卒伍
突入欲盡掠之後乃知為儒家免焉公年益茂忍貧苦
學授徒村塾生計蕭然或曰吏術時尚也君舍方册而
從刀筆可乎自是始探討科條舉口成誦縣有大獄疑

讞資君勘治然持心寛厚不忍深刻志竟不干禄公家
故貧紫陽書院以公為世儒獲需廩稍由此伏臘稍裕
極力奉親於後母尤篤母亦愛之不啻巳産平生儉以
足用創置附郭土田經營屋舍修治墳塋培植竹樹歳
率宗族上郵墓以追遠焉鉉既就學從星源雲峯胡先
生永嘉山甫薛公皆明師也以故讀書明大義筆劄魁
然在諸生右科舉廢格勉從吏役初試于邑公曉之曰
汝慎之哉毋貽吾憂尋補太平郡吏官事有疑者歸而

質之公憂始解以其用父命也公杜門讀書不入公府太守華父賈公聞而敬之遣子就學郡佳山水未嘗不共載以遊常慮倖入之薄托以持齋茹素以堅子所守曰吾不能如陸生遺子以橐中金吾何望汝人為酒食哉其後調番以江東憲府薦章上之行省選充理問令史公又曰行省提封益大理問刑獄之源汝慎之慎之挈孥居杭日引諸孫閱書市肆傷宗周之禾黍詢遺事於故老久之則曰西湖水禍好溺人其來久矣思還故

里而未遂至正初元四月一日杭城火鉉時直于省鞫問死囚連逮百餘人案籍山如何暇問及私室所居烈燄四合公則告天曰某僦居家無聚斂不道之財天其怜之有頃風煙退息而所居獨存人以為異公為人周慎不苟言笑於姻族有恩與人交始若淡然無所迎合退而知其言雋永人咸謂公長厚而有謙享年八十至正二年六月晦日忽嬰心腹之疾翌日尚啓親朋書問酬酢如常但不飲食迎醫至則曰不可救矣日晡正衣

冠坐于正寢杳然而逝杭人傳以為尸蜕云妻孺人汪氏先公一年生又先公十年死温淑靜專絲蓄粒聚經理其家如夫之志孝養舅姑姻嫁子女合宜男一人鉉女四人長某適提控案牘楊至餘皆適人早亡孫男五人曽孫男三人將以是年八月庚申祔葬于紫陽山祖塋用治命也孤子鉉自為狀來且曰惟叔父立言必信葬而不得叔父銘是無葬也既受命慟哭重曰處士當早歲孝謹克家而得為令子中年恂恂居鄉以謙黙約



敕得為善人晚而極力教子及見其樹立所恨者廩禄不能逮及其親持是三者以居世於人道何憾哉雖無圭璋朱紫之貴是亦榮矣迺為之銘銘曰才足用世識臻至理肥遯而居善保終始義方之教庶觀有成仲作銘詩以永厥聲

銘

蒙齋銘

星源存翁鄭公於余為丈人行後三十年始識

其孫某以蒙名齋來請銘銘曰

乾坤定位屯反為蒙蒙而物穉昏闇未通其蒙伊何下坎上艮山下出泉載清載靜惟泉始出未知所之遇險則止時中自持孰導而前為江為海動焉有括貽玆吝悔吾人之生天賦厥衷心為靈府萬善俱融惻隱無形未見孺子靜存於中性其全體逮夫已形精察無愆童牛壯趾泉達火然哲人研幾寔先養正善保純一終焉作聖昌云果行果以勇言昌云育德育以仁存内外交

修毫釐靡失惟仁惟勇作聖梯級彬彬學子朱里之英以蒙名齋先覺是程嗟余晩學往昧童訓庶厲餘勤大義焉竟

新井銘

奕奕新井渟涵固客度土攸宜中庖匪遬是雅是鑿惟工惟力工積二百測深則石水由地行功自上出程君伯仲天性孝友相國餘波霑濡既久庭無間言温恭是守汲之大來裕資百口雲仍浚清昭示不朽

家藏硯銘

予家藏硯四世矣度僅四寸許橫如度三之一仰平俯窪側視若九然予平生無他好服食遊息文字間故常與之俱硯億吾髦吾與硯髽無相辱也故常稱其質剛理柔温絶無燥色類有德者吾祖愛之吾父愛之吾又愛之迨吾兒曹保護益謹吁其亦有所遇者夫雖然世有千金産必遺子孫豢奢稔惡視吾硯異矣或一再傳枵不旋踵焉况四世矣是宜銘銘曰跡混瓦礫道何卑

兮貴比珠玉豈求知兮惟其自全是以能傳

筠軒集卷十二

筠軒集卷十三

元 唐元 撰

鄭震父貿深堂賛

自得之學由益而彰所貿者深愈出愈長始由心悟屨若康莊如彼積粟有千斯倉如彼植木連林蒼蒼隨用隨足頋比探囊惟兹書燈再世耿光得為已有幽貞永藏久蟄斯奮我車我航在昔陶朱治生有方助邊卜式

爰拜為郎我其噬膚彼淺易量歸構吾廬椓椙熀煌居仁之宅惟義是彊養爾靈龜永世其昌

吉雲賛

水土輕清之氣下生於地上浮於天非煙非雲郁郁紛紛是謂卿雲殆為中國聖明出也至正初元歲在辛巳日在戊辰時在未申之間黄道按節欲側未傾唐子步於庭外迴視寥廓凝碧蕩銷氛翳若翦衣剩絲落落匀凈若魚龍透浪甲次鱗集若浩劫之園琪花玉樹磅礴巨

罽巳當飄落投軒委陛上畀僊官怡玩良久不散俾下土之人俯嗟仰惜目睒神駭雖辯喙不能道神變絕藝不能模彷髣髴唐子曰異哉吾所未覩也按雲氣出江淮者正白其青潤蔽日於西北主舉進賢良今攷其色初白輙漬微青地屬大江以南而指燕代之域賢良之士其際文昌之運而彙征歟稗官小說古所不廢宜上之太史氏乃作賛曰山川氣騰為裳為衣翦之裁之天女之機爾神駿奔捷出瑰詭冠日依霞吉祥止止

題淵明小像

晉俗薄禮教公則以彌縫使淳歸之魯叟輕倫類則遺一力與子而令善遇之酣麴蘖賦止酒篇以見志典午有是人哉今觀小像其不忍義熙而書甲子之意㵱㵱在眉目間三季以來信不多得吁

題朱仁仲小像

今人今服內保真醇睟然其視頎然其身謂為仁仲耶屢扣之而不見荅謂非仁仲耶則既呈露乎毫端之春

是為主靜之靜求仁之仁庶無愧乎儒紳

題巴林水墨龍虎圖

嘘雲而興澤周八極成功不居寒潭晝寂奮威利爪百獸莫當風低黄蘆慎汝行藏巴林蒙古人有畫龍題詠卷余嘗為之跋

太原王才塑工贊

夫繪事古矣像設焉非古也金鑄木偶焉古矣土馬非古也尸法不行於後世自眗竺鬼神之説勝之也嗟夫日月星辰之為服龜蛇之為旐龍合之為盾以至圖形

求相斯繪焉而已太廟之金人芻靈之易俑斯金馬木焉而已攷之尸法為祭物有異數禮有異時固未嘗數數鄞於鬼神也是前數者古人特寓於制度警戒求賢之間而非像設之為後世五祀社稷之主無預矣呪誦喧呶金帛雜施而求為福田利益者比比皆是豈古所遺巧而今之為技因時出焉安知楊惠之之徒不再生於僧繇之門而殆猶過之者歟余間塑畫同出一法皆足名家近世中州塑工精妙遠甚觀其飛土為像切中

繩墨殆與承蜩弄丸斲輪去堊同一工巧余方欲識其人而未獲適吳郡府推張公告元言曰太原王才字大用是其人也天性機警塑技貿超等倫則凡風雨明晦陰陽之慘舒喜怒歡怨情思之通欝壹發指掌故能倣百物窮象罔意之所詣磁針胳合其大而為天人為聖為賢為佛菩提為金剛身小而為霞為雲為弓劍為鈴鐸翔而為鳳為蛟龍馳而為獅為象為馬變而為鬼為神驚心怵目無不曲盡其妙然後知大化生物之心亟

探遼取不可殫詰彼其進於技一至於此亦神矣異時仙宮梵宇以其像設巨麗飾以金碧熏以苾芬佐行其教往往曲意迎導流盼羣工莫與爭能豈偶然哉余又聞前世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率精緻完好其由上之所化人人各自為意毋庸苟且明如離婁巧如公輸相傳千百載之下不與草木就泯王氏其登茲乎昌黎公為圬者作傳子厚亦作梓人傳於昔有徵乃為之贊曰兟燕山之陽是為長春其俗果毅爾性其純埏埴作

器本濟吾人藝精一代為鬼為神鬼神伊誰明天地性方趨二氏羣蒙歸正孚顯假廟俾民知敬藝諫時須旁敷厥閒

桂巖上人贊并序

瞿曇老子好居𦵏林至聞諸妙香而得阿羅漢道是香於高僧大士每有利益異時論色聲香味觸法為六根之累必極於空空而後已何哉蓋學佛人塗耳目去愛戀始能不墮邪見而入於精進之地則是香又或為法

身之贅者非耶大抵吾教於視聽言動先祭其法不當為戒謹甚嚴則塗耳目去愛戀而一至於無者固異道也常熟之慧日院有僧秀號桂巖取旃檀林之似而有志四果聲聞之教則世之所謂花之最清者莫桂若桂而巖焉固其所也竊意上人間是花香如鷲風飄乃不墮染著由有至無如醎水入海如堅氷沃日始聞諸香而實未聞諸香初不知其孰為巖而孰為桂也乃為之贊贊曰惟旃檀林瞿曇之家吐廣長舌天女散花一絲

勿桂涂著皆邪天香石橋仙耶佛耶

祭文

南軒先生忌辰祝文

惟公學傳濂洛道貫天人義無所為論至精純切深孔孟洙泗言仁友我紫陽德日其新位既尊崇澤加於民天生賢哲存順歿寧百世之師陟降在庭以妥以侑秖薦于馨

朱文公生旦祝文

恭惟先生追濂配洛孔道愈明至言鑿鑿讀其遺書是稱先覺永懷初度鍾英河嶽斟泉登觴采菊盈握神其歸哉九原可作

金陵祭楊待制文

天高地下今來古往人品不齊事亦鞅掌嗟生死之一途雖賢智而弗爽惟賢智死而猶生葢以其道長行於穹壤余謂封君之貴者無文章之足放苟天假之以良才亦罕䟽期頤之享其或侵尋乎槁項卒忘義命而何

仗身當退而留祿竟亦纒綿於世網是皆平日見鄙於
先生之門而先生則凛然貞節皎行宜引日月星辰而
直上者耶是故論公之學識則胸貫上下數千年之利
害是非邪正灼見乎君子小人之情狀讀公之文字則
摛華發藻其動如雷力掃齊梁之纖靡可與賈班而繼
響昔公之筮仕也起家於文字鼓舞紫陽之士氣每不
遺於闕黨及其入憲府也夙負埋輪之壯志事出順動
而非强三為主文省闈高尚士拾芥於功名由明懸於

鑑賞儒臺清峻大施教條吏絕爲姦士得所養公之譽望愈積而愈光公之文章篤近而舉遠是以聖明天子爲之動容滿朝公卿爲之稱奬命掌帝制以無慚重涉關河之流茫古宣擅清涼高爽之懿名曾不若泰淮遂幽而寛敞歸休引年築室而藉耕大寒不出墐戶而塞向巾車夷猶里尊輩行門攢車馬以問奇室列琴書而匪長閭儀嬈壽而作朋二子俱官而用壯夫何厭世涸濁而弗居忍俾海内諸生而觖望嗚呼哀哉公在新安

適丁父憂東城侍廬候問日偕公仕浙右化民曾郊解印而還蘇臺艤舟使者命前釋我羈愁贄以銅彝手弄綢繆來鄭公鄉遠迎道周僕晚而仕千里悠悠見公金陵我老可羞恤我沃我勸我淹留於儕輩中見遇最優銘父墓文佩服琅璆旁觀忌嫉亦衆其咻迨我東歸寒熱靡瘳傳聞訃音已迫深秋嗚呼哀哉昔僕之識公也恨不早及從公之遊也旅進旅退不能忘父母之故郎其歸而復來也靳一言以自壯何殊乎跛鼈之登山而

追逐乎騂騮豈期始疑而終信嚮風涕一而莫收孰為
鬼而為神恣是慘酷之陰謀先生其果逝者耶吾知先
生之精神默運與造化者侔其蕩蕩乎為祥雲甘雨將
變之化之為膏澤而滂流其靡靡乎為良金大寶深藏
下土而奇氣不可揜者見之上浮計其昭昭者决不昧
特惧夫隱顯出入而難求哀誄攴一二於千百斯為巨
手筆之贅疣醥清果甘無有庶羞公知吾貧庶無我尤
哀哉

李晉仲讀之謂高古痛快當於古人集中求之

告祖先

筮仕殊早中更淹滯年逝六十始録吳庠不十年間三領省檄已而拜一命之榮矣吁仕亦何貴夫蚤同儕既榮而殞亦何恨夫遲柔榆容有餘蔭惟我祖宗睠其皓首恤其清苦毋損其聰明俾不弛於脩讀其終相之

吳學祝文

聖道至大孰敢言喻師表萬世用開太平惟吳大藩貌

焉分教是慚是懼先聖尚黙相之

諸賢祝文

惟賢哲不世出上下輝映數百年間聚精神于一堂之上俾為士者永有依歸幸孰大焉其祇役宫墻瓣香告至惟神寔相斯文

范文正公祠堂祝文

惟公秉忠孝上契於天心置義田風厲於百世先儒論宋朝人物以公為第一流吳之士子廬焉食焉祠而奉

之禮也分教來此敢不祗敬

代甥方真住為祖考妣入壙文

惟生事祭葬禮之大經先子偃蹇終身未遂斯志死不瞑目孤孫甚痛之上賴祖宗之靈得先妣姻黨主簿劉公慨念吾祖考貢元之喪在淺土四十八年吾祖妣亦三十三年為書勸懇致伯父中全邑宰荷推旁親之仁賙麥舟之恵以至治辛酉十月丙午合葬於問政山汪村之原嗚呼吾父之志遺諸孤諸孤之志實托二三伯

父時之曠久事之難易神之監矣永安厥壙福我後人冥報之貽諸伯父者敢為吾祖圖之

平江路祈晴祝文

吳號沃壤尤瀕沮洳國賦之儲咸在而海漕資焉秋成之際所冀晴明則穰穰滿家官民裕足頃者霪雨不止嘉穀萌芽成功有虧惟神其憐之亟斂陰霾廓舒霽色則民食不匱吏責可逭用是走告祠下以徼惠於神

雜文

漢文帝不受千里馬詔

昔西旅獻獒於武王王時年八十矣拳拳作書告戒如調護嬰孩其曰犬馬非其土不畜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朕甚嘉之今郡國以千里馬來獻闕庭凡馬自八尺以上為龍傳記所稱非方物而受之是重吾不德也朕賴天地宗廟之靈四方無虞深居九重出警入蹕將焉用之其復還其國遣使具為令布告遠方毋令復入關者燕昭之世買馬首以致賢士此戰

國夸誕之風非先王之教也朕無取焉

本路勸農文

欽惟聖朝以寛仁治天下以務農重穀敦化原褒歲頒德音减天下田租之半歌謡載道以頌太平况臘前瑞雪應期豐穰可卜郡守以勸農署銜擇日出郊非徒循故典所以劭農也夫農者天下之本有國之急務古人云一生之計在勤一年之計在春是時不可失也徽介萬山山多於田非他郡田連阡陌比往往梯山而耕尺

甽而不成一畝又以溪高易涸乾旱為灾民生其間勞苦太甚郡守視爾農多艱困常思欲寛征輕徭俾生爾父老歸而督子弟治爾耒耜則器不鈍浚爾陂池則水可瀦正定疆界則隣息爭依時蒔種則物性遂且衣食足然後知禮義今天下郡縣有學鄉社有學門塾有學皆立教法使人趨善而避惡也爾父老重告子弟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家道肥男耕女織不事游蕩則衣食裕毋賭博縱酒食以破家毋犯上訐陰私以敗俗鬬

很違法者傷身欺詐反覆者致禍皆爾衆所當戒也今而與爾父兄念老守之言朝夕無忘無怠則醇風盎溢善類汪洋雨順風調五穀蕃庶守之願也爾父老之所樂聞也可不勉諸

大成殿上梁文

伏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司徒掌邦之教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孔子爲聖之時巍巍蕩蕩帝王之師浩浩配天地之大睠兹新安藩屏之國是爲文公父母之鄉宗

廟百官大備其籩豆有踐之禮宮墻數仞凛壓於風雨
震凌之秋南渡始創經二百年前守增修又三四老惟
聲教漸被於承平之日適事會將迎於起仆之機蠲蠹
掃除良工踴躍恭惟嘉議賢侯太守作民師師為國著
龜樂育游歌學子遂菁莪之詠躬先勸相蒿師來楠梓
之材勇猛承當非常事業載惟廣文靜遠博士甫里苗
裔東吳儒英掣電奔霆立諾不停於頃刻揮金如土成
功豈讓於他人光前絶後繼於浮漢舍舊圖新書于堅

石執斧者右執鋸者左方勤指使之勞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甚便觀瞻之侈合榱桷棟梁而山積兼冶陶瓴甓以雲屯儼臨七十子於前極逺續三千歳之正統益文王既沒寧不在茲乎自生民以來實所未有也匪兕何貶於吾道鳳兮宜復於東周斯人庶知鄒魯之風來者不忘河洛之續昭昭乎王者之服袞冕有嚴潭潭乎聖人之居溪山巨鎮間架旁增於殿陛規模逺獻於伻圖玉振金聲拱埃大成之雅奏春祠秋享祇言惟德之馨

香著策司祥虹梁肇舉默助神明之力式閒邪許之歌

抛梁東　赫日當天聖教同鴈爪水分趨歙浦花

屏山遶護儒宫

抛梁西　簷牙上與斗杓齊郭東門外瞻竒額鄉

黨篇中記執圭

抛梁南　香火專祠祀晦菴濂洛真傳元的的紫

陽髙聳尚潭潭

抛梁北　九五乾剛奠皇極車書混一古來無禮

樂薰陶民作則

拋梁上　萬里青天堪仰望文昌芒色正分明永

屬聖師尊素王

拋梁下　孰使乾坤長不夜道心炳煥如日星文

運流行貫華夏

右伏願上梁之後經學通明士志高尚真知實踐由仁

義以正人心立孝移忠畢功利而崇王道體認賢侯之

勸學懷思郡博之輸貲罔極思深追慕緜來動和之妙

化行俗美丕變風聲氣習之殊候度增榮賢良輩出兆民賴而一人有慶大道行而天下為公

父老告社驅虎文

嘗聞禹鑄九鼎而俾民知神姦盖焚山澤而禽獸逃匿是先民為之防故居行無凛凛之憂民生斯時得非幸歟後世官有常守以事情不切于國計者委諸神是神之責輕于古而重於今苟神其顧之則民賴以安或黙其視聽而不見恤焉吾民將若之何田農告里之父老

言有虎涉于河以逼其民之居者朝視其迹盤盤焉埸之麥躪焉圃之蔬蹂焉吠者却走聆者股慄神既知之矣借曰神處幽而弗顯閒可謂知乎閒焉而不力捍而去之可謂勇乎今里之父老與神約三日神其帥麾下倍程疾驅以出境土歸穴乎大山長谷之中則戒祀絜鬬式歌且舞以為神娱又將永永有飲食否則為神羞神其知之明勇之决毋曰昔之負河而去其事在守牧而不我與焉於是父老竦躬屏息再拜于庭重矢其言

曰有不知斯言者如師溪白水敢告

與曹德昭御史書

僕㝠以淺陋備員南軒於山川得觀覽龍蟠虎踞之形勢於人物得親炙繼學夢臣二先生之儀刑稍遂結王生之襪執太史公之鞭於文墨議論亦得從容侍于左右得一言以自壯矣當是時閣下方以宏材碩學力贊臺綱席先公不賞之勲庸重中州人物之妙選掃門晉謁不知其幾投贄五言承晚之曰此選體之餘風也中

丞相公詩集刊成嘗獻古詩錦四章承曉之曰老成之製作也贈行大篇深厚純粹所謂歐陽子之文不見於世二百年矣時時發視之尚覺光燄生楮背兒子遠遊持去諸名勝見之孰不曰汝父嘗辱德昭先生湔祓如此若曰嚴挺之有此兒在僕草芥耳何敢望何敢望伏惟閣下首烏臺薦揚致清朝簡注姑蘇元幕旋遷崇班糾察百司風采振動東南半天下欲沾潤澤以蘇凋殘者莫不翹首跂足以觀神化惟閣下心膂世訓目熟朝

儀匜丁牛解於衆理郢人斤運以成風宣上德以達下情公之志也蒼生之望也小稚桂芳依棲宇下久矣近得家問極荷提挈尚冀援之清波東睇文星熣燦惟昕夕盥手焚香以祝德人川增之壽人來儻示一二字以榮達暮且令子孫珍藏如楚珩崑玉焉幸甚幸甚

與孫幹卿書

元不佞以儒為業先世嘗領鄉薦與故宋相訥齋同榜而功未竟意謂餘澤粗存於是兀然而守書燈有年稚

子桂芳常在側焉朝廷用儒由直學始例徵弟子員其後市井之徒携重貲自獻而執柄者魚肉之遂俾儒流退聽亦吾道一厄也所可喜者今更甲令矣後至元中元承之南軒長入金陵謁繼學王公夢臣張公一見極加禮遇久之稚子遊建業承御史德昭復禮弘政三數公薦入閩南夫邑教微職也崇庠冷序也誠不自揆獲登拜於大人君子之門閤下方以雄文卓行名重當時三徵七辟不肯俯就吾兒小子乃蒙眄眷延之西賔濯

漑熏蒸皆仁義道德之懿何翅夫入芝蘭之室立金石之懸也兹蒙寄示妙香盈奩前者又蒙賜監郡書屬辭用意尤為至到區區父子何修而得此於相公哉遡風懷感何日敢忘稚子在職滿還皆相公始終造就之力也予日望之元亮先生儒林巨擘茶次幸斥名末由躬侍几席惟輿珍毖為國自愛慰四海蒼生之望不宣

贄見夢臣張侍御書

夫天地至大也一氣之所同貫也故氣之所貫可以透

金石通山澤一寸之草與千尺之木同其榮一滴之溜與江海之大同其潤蓋形有小大而氣無小大物有精粗而理無精粗莊生所謂齊物物本不能齊亦以其小大一氣之所鍾一理之所命故云耳且夫風雨之所會晦冥蔽山谷揮霍動天地其勢力非不赫然大也而一蜉蝣之微則知雨之將至而紛翔一鷸之細則知風之將至而畢棲故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釋者則曰聖人通天下之聲為一聲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相

應通天下之氣為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至矣哉斯言也吁王公大人之居世則甚超也其量廓而無外比天地於物無不容其勢力奮迅比風雨於物無不披拂而沾濡之世之士一間王公大人之門則畏其大而不敢進茍進矣復畏其大而不敢言茍言矣復畏其大而不敢盡其情此亦無恠其然者後世公卿大夫不下士久矣見一丞簿尚作難於皂隸况王公大人之門乎伏惟侍御相公閣下碩學宏才大魁天下兒

童走卒知誦君實聖天子方以孝治垂拱遴選耳目重臣畀之以激濁揚清之任十道嚮風百僚屏息儒生趦趄而不敢進者蓋有由矣側惟相公閣下以謙撝待士不以已長退人雖小物不遺天下之士皆知之故僕輒進天地風雨之說以求達於左右惟相公進退之

夢臣先生讀之曰作手作手

論近世喪禮

自浮屠十王之說興而天下無無罪之親自七七之教

行而天下廢斬衰齊衰之服是何待親之薄耶吾求之古矣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是故吉凶必告有疾則祈後世諂事鬼神淫祀無福余兒時猶見先輩執親之喪終三年服漆布巾者近來不滿小祥易素為緑習俗之變士大夫亦恬不為怪矣里人大祥親友助以鼓吹殊不知凶經在身遺哀未忘孝子何聞樂音耶昔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以踰月則善其中道乎

舟喻示兒桂芳

日遊吳會買舟江滸篙師嗜利而好招人也偪仄委瑣坐卧弗舒炎熇上壓沴氣下蒸不嘔則泄同舟之人懼焉晩泊馬目山下貸舟老叟大可容千斛深房高榻枕簟悉安余始知善用大者不知其為大而器小者自不可揜也汝由是而知務學矣浮躁淺露其量幾何深藏不市而慊乎有容者君子之道也作舟喻示第五兒桂芳且將以自箴焉

俞中齋刊書集註衷助疏

五十八篇備載帝王之治道三千餘歲相傳精一之微言能於典謨誓命之文若覩遜讓征伐之事功非苟且見豈尋常昔晁錯口授於伏生義猶難究而伯恭道同於朱子見謂猶疑俾聖心日月以重明宜學子星霜而屢易惟我儒林耆宿雅號中齋老抱遺經每依外傳金猶靡顧有五月披裘之風園亦不窺守三年讀書之志浩翻煙海久積寸銖因成集注之編傳示諸生之誦擬

新刻梓自覺慳囊好事而有人得道者多助明科斗之絕學不在兹乎為蔡氏之忠臣是之取爾

賦

六藝賦

邈予生此東陬兮塊天質之戇醇憤大道之荒塞兮濟聖涯而無津湫太素而刻畫兮汩浮文而淪真眩纖巧以為智兮委古制而遺珍嘅羲黄之遠去矣兮儼湯武而孰陳考六藝之本始兮盛行於姬代養顓蒙以聖功

兮設梯階而前待紛吾髦拂而昧所知兮夫孰外馳於
華彩若童牛而加牿兮柅情波而寡悔仰前修之遺則
兮豈重吾之欺詒曰禮防民偽兮吉凶折而賓軍之樂
以和夫性天兮聊獨舉於咸池升堂計耦以偕進兮粲
爾參連而井儀逐禽以左膘兮御驅逆而先馳書記事
而數紀物兮撫民生而有為余固知幼習而壯行兮乃
遵吾之先路由委巷以達朝著兮束筋骸而履素歌二
南之正音兮又申之以幽雅而告具中多雋而不侮賢

分刌四鍭而如樹御馬正而調良兮固羞言於詭遇彼同文而壹志兮稽奇贏而助賦夫何轍東而綦繼兮覽餘燃而靡存眀筌荒而申商刻兮復厄訓詁於專門雖稍拾於鈌殘兮獲壘洗於盎盆嘆耆舊之白紛兮猶莫探於本根吾小子將何述兮遂潰騰而邅屯被髮於野祭兮先殺烝而莫辨諧黃鍾於賈鐸兮顔赫渥而舞萬塗膏脂於草莽兮禍彌增於華貫襄瑁登戎以敗績兮縱堅毂而瘖瘖斯篆出而隷亡兮間架毫芒而握筭余

登高邱而騁目兮汝泲泗之浪浪揭牛尾以高歌兮擘岐山之鳳凰毋哀曩昔以若仇兮昌不徵禮樂於廟堂拱神都於燕冀兮亘八紘於康莊校藝文以網士類兮吾將游帝里而觀光

擬騷送盛則賢歸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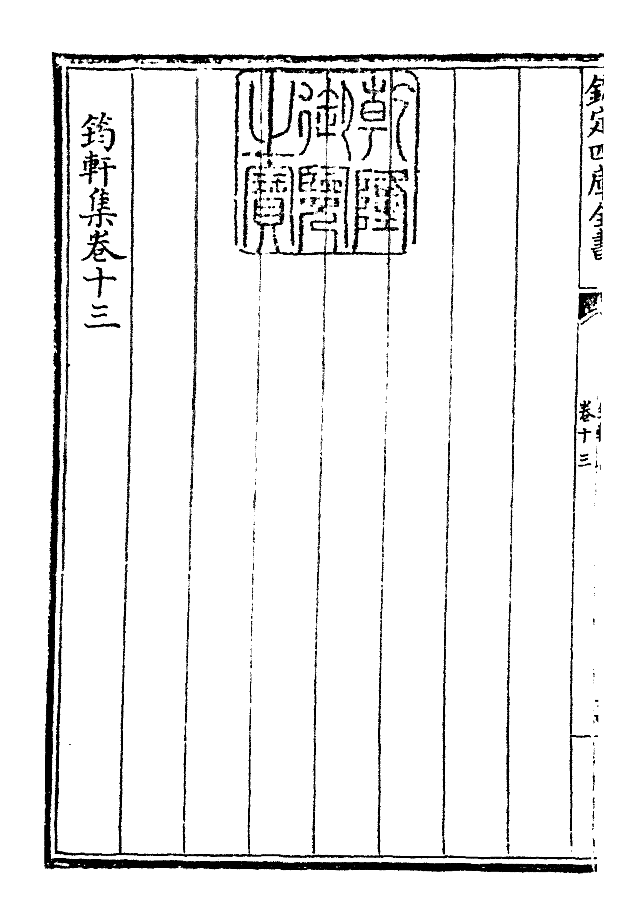
若有人兮乘長魚雲旗顤兮鬐為車令馮夷兮為右詔琴高兮齊驅閒美人兮居海濵出入無際兮飛天津天風吹兮下萬山授余素書兮役鬼神世溷濁兮多變態

貴魚目兮棄珠琲胡豑怉兮吾將行駕風霆兮游方外登嵩衡而騁望俯黄河兮如帶顧美人兮再來遺桂枝兮為佩心相知兮遠離如之何兮勿思

擬騷送梅如愚歸錢塘

雷填填兮海門倏而來兮濤山龍翔鳳翥兮故都玉帶毬馬兮雲中君羌聲色兮為娱紛總總兮馳奔結桂枝兮容與懷美人兮幽樊擘芙蓉兮為蓋葺蕙茝兮為軒朝晞髮兮若木夕弭節兮崐崘膺何為兮堂中舫何為

兮木上寧偃蹇兮好修金石仰觀兮江浪歲既晏兮將歸湫桐瀨兮孤舫與君遊兮河之渚濯吾足兮石齒齒與君擷兮山之秀托吾思兮華靡靡美人去兮增離憂風蕭蕭兮夜雨天門兮九重白玉闕兮珠宮冠進賢兮巍峩鳴蒼佩兮春容挹斗以酌兮醇黙黎揆箕以簸兮清皇風



筠軒集卷十三